

第一百零七章 浪花自懸崖上生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海邊鳥聲陣陣，碼頭下水花輕柔拍打，遠處懸崖下的大浪頭拍石巨響，轟隆隆的聲音時響時息。範閑站在木板上，不為陛下熱血言論所惑，認真說道：“萬乘之尊，不臨不測之地，臣再請陛下回京。”

“京都有太後坐鎮，有陳萍萍和兩位大學士，誰能擅動！”皇帝望著大海，不耐煩地揮了揮手，說道：“要奪天下，便要奪那把椅子，首先便是要把坐在椅子上的朕殺了...殺不了朕，任他們鬧去，廢物造反，十年不成。”

範閑默然無語，心想這位皇帝陛下真是個怪胎，無比強大的自信與無比強烈的多疑混合在一起，造就了此人自戀到了極點的性格...皇帝想玩引蛇出洞，說不準哪天就死在自戀上，問題是自己可不想做陪葬品。

“安之，你要知道，要看清楚一個人的心是很難的。”

皇帝忽然感慨了起來，不知道是在說自己的兒子，還是自己的妹妹，便在這一句難得的感慨出口之後，他的神色間忽然蒙上了一層疲憊，眉眼皺紋間盡是說不出的累。

這疲憊不是他在朝堂龍椅之上刻意做出來給臣子們看的疲憊，而是真正的疲憊，一種從內心深處生起地厭乏之意。

範閑在一旁平靜端詳著皇帝老子地麵容神情。心頭不知掠過了多少念頭。這是他第一次在皇帝地臉上。看到如此真實而近人的表情。

然而這種真實的情感流露，就如同澹州海港斜上方雲朵一般，隻是偶爾一綻。遮住了那些刺眼地陽光，馬上飄散，幻化於瓷藍天空之上。瞬間之後，在皇帝的臉上，再也找不到絲毫的痕跡。

剩下的。隻是萬丈陽光般的自信與堅忍。偶露凡心，那人馬上又回覆到了一位君王地角色之中。

...

看著這一幕。範閑也不禁有些感慨。喟歎道：“所謂畫人畫虎難畫骨。知人知麵不知心，平日裏溫柔相應也罷了，誰知哪一日會不會拿著兩把直刀。戮進彼此地胸口。”

皇帝明顯不在乎範閑感慨的對象究竟是誰，隻是在這種情緒地圍繞之中，回思過往。他望著大海出神微怔。幽幽說道：“世人或許都以為朕是個無心之人。無情之人，但其實他們都錯了。”

範閑在一旁靜靜地看著陛下。沒有接話。

皇帝緩緩說道：“朕給過他們太多次機會。希望他們能夠幡然悔悟，甚至直到此時，朕都還在給他們機會，若不是有情，朕何須奔波如此？”

範閑暗想，勾引以及逼迫他人犯錯。來考驗對方地心，細觀太子和二皇子這數年裏地苦熬。皇帝如此行事，究竟是有情還是有病？

“便如你母親...”皇帝的眼睛微微眯了起來，似乎覺得飄出雲朵的太陽太過刺眼。

範閑地心微微收緊。細心聽著陛下說的每字每句。

皇帝看了他一眼，又將臉轉了過去，淡淡說道：“她於慶國有不世之功，於朕，更是...談得上恩情比天，然則一朝異變，她，以及她的葉家就此成為過往，身遭慘死...而朕。卻一直隱而不發，雖則後有稍許彌補，但較諸她之恩義，朕做地實在很少。”

範閑明白他說地什麼意思，母親逝世之後，皇帝忍了四年，才將京都裏牽涉此事的王公貴族一網打盡，但是...卻留下了幾個很重要地人物沒有殺。如果說是這是複仇，這個複仇未免也太不徹底了一些。

皇帝幽幽說道：“朕沒有說過，他們兩人也沒有問過。但朕知道，他們地心裏都有些不甘，對朕都有怨懟之

心...”他的唇角忽然浮起一絲自嘲，“可這件事情朕能如何做？就此不言不語，將葉家收歸國庫，將葉氏打成謀逆，是為無情。可要替葉家翻案，那太後將如何自處？還是說...朕非得把皇後廢了。殺了，才算是真的有情有義？”

很奇妙的是，皇帝就算說到此節，話語依然是那般的平靜，沒有一絲激動，讓旁聽的範閑好生佩服。他當然清楚，所謂有怨懟之心地“他們”，說的當然是父親範建以及院長陳萍萍。

“身為帝王，也不可能虛遊四海無所絆...”皇帝平靜說道：“若朕真地那般做了，一樣是個無情之人，而且整個朝廷會變成什麼模樣？朕想，如果她活著，也一定會讚成朕的做法。”

“她要一個強大而富庶的慶國，朕做到了。”皇帝地臉上浮現出一絲堅毅的神色，“環顧宇內，慶國乃當世第一強國，慶國的子民比史上任何一個年頭都要活的快活，朕想這一點，足慰她心。”

範閑沉默不語，在後的這些年裏，他時常問自己，慶國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度，皇帝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。雖然入京之後，對於這一切有了更深切地了解，也終於觸碰到皇帝那顆自信、自戀、自大、自虐的心...然而他不得不承認一點，就算前年大水，今年雪災，慶國官僚機構效率之高，民間之富，政治之清明，較諸前世曾經看過的史書而言，不知要強上多少倍。

換句話說，此時地慶國毫無疑問是治世，甚至是盛世，此時他身旁的皇帝陛下，毫無疑問是明君，甚至是聖君如果皇帝的標準隻是讓百姓吃飽肚子的話。

“她說朝廷官員需要監督，好，朕還是太子的時候。就進諫父皇設了監察院。”

“她說閹人可憐又可恨。所以朕謹守開國以來的規矩。嚴禁宦官

|人。”

範閑連連點頭。慶國皇宮內的太監數量比北齊要少多了，這毫無疑問是一件德政。

“她說一位明君應該能聽得進諫言。好。朕便允了都察院禦史風聞議事地權力。”

皇帝越說越快。越出神。而範閑卻是忍不住咬著嘴唇裏地嫩肉。提醒自己不要因為想到朝堂上禦史們被廷杖打成五花肉地屁股...而笑出來。

...

“她說要改革。要根治弊端，好。朕都依她，朕改元。改製，推行新政...”

範閑終於忍不住苦笑了起來。

慶曆元年改元。而那時地改製其實已經是第三次新政。兵部改成軍部。又改成如今地樞密院，太學裏分出同文閣。後來改成教育院又改了回去。就連從古到今地六部都險些被這位陛下換了名字。

慶國皇帝一生功績光彩奪目。然則就是前後三次新政。卻是他這一生中極難避開地荒唐事。直至今日。京都地百姓說起這些衙門來都還是一頭霧水。每每要去某地。往往要報上好幾個名字。

如此混亂不堪地新政。如果不是皇權地強大威懾力。以及慶國官吏強悍地執行力。將朝堂扭回了最初地模樣。隻剩下那些不和諧地名字...隻怕慶國早就亂了。

皇帝看他神情。自嘲地笑了起來：“你也莫要掩飾，朕知道，這是朕一生中難得的幾次糊塗...隻是那時候你母親已經不在了。朕也隻知道個大概，犯些錯誤也是難免。”

範閑心頭微動。暗想母親死後，皇帝還依言而行，從這份心意上來講。不得不說，皇帝在這件事上。還算是個有情之人。

“在你母親去之前，朕聽了她許多。然而後來卻不能為她做些什麼...”皇帝閉著眼睛，幽幽說道：“所以她去之後，朕把當年她曾經和朕提過地事情都一一記在心上，想替她實現，也算是...對她的某種承諾或是愧疚。”

範閑歎了口氣。說道：“母親如果還活著，一定對陛下恩情感佩莫名。”

“不，不是恩情。”皇帝睜開眼睛。平靜地說道：“隻是情義，至於感佩。那更是不可能地事情。朕隻是想做些事情，以祭她在地之靈。並不奢求其餘。”

皇帝忽然笑了起來，說道：“她當年曾經用很可惜地語氣說到報紙這個東西。說沒有八卦可看，沒有花邊新聞可讀...朕便讓內廷辦了份報紙。描些花邊在上麵，此時想來，朕也是胡鬧地厲害。”

範閑瞠目結舌，內廷報紙號稱慶國最無用之物，是由大學士、大書法家潘齡老先生親筆題寫。發往各路各州各縣，隻由官衙及權貴保管，若在市麵上，往往一張內廷報紙要賣不少銀子。

當年他在澹州時。便曾經偷了老宅裏地報紙去換銀子花，對這報紙自然是無比熟悉，其時便曾經對這所謂“報紙”上地八卦內容十分不屑，對於報紙邊上繪著地花邊十分疑惑，而這一切地答案竟然是...

老媽當年想看八卦報紙，想聽花邊新聞！

範閑地臉色有些古怪地看著皇帝，強行壓下了將要脫口而出地話語，他本想提醒陛下。所謂花邊新聞，指地並不是在報紙地邊上描上幾道花邊。

皇帝沒有注意到他地神情，說地越來越高興：“你母親最好奇萍萍當年地故事，所以慶曆四年地時候，朕趁著那老狗回鄉省親，讓內廷報紙好生地寫了寫，若你母親能看到，想必也會開心才是。”

範閑哈哈大笑了起來，他也記得這個故事，慶曆四年春。自己由澹州赴京都，而當時京都最大地兩件事情，一是宰相林若甫私生女曝光，同時與範家聯姻，第二件便是內廷編修不懼監察院之威，大曝監察院院長陳萍萍少年時的青澀故事。

海邊地日頭漸漸升高，從麵前移到了身後，將皇帝與範閑地影子打到了不時起伏地海麵之上，偏生海水也來湊趣，讓波浪清減少許，漸如平靜一般反襯，映地兩人模糊的影子越來越清楚。

範閑含笑低頭，心想陛下終究也是凡人，正如自己念念不忘慶廟，他也念念不忘澹州，大概這一世中，也隻有在澹州地碼頭上，陛下才會說出這麼多的話來。

而正是這番非君臣間地對話，讓範閑對於這個皇帝多出了少許地好感，多出了更深刻地認識，同時也多出了更多地煩惱。

他歎了口氣，將目光投向海上，道心中的煩惱終究是將來的事情，而眼前地煩惱已經足夠可怕了。

“你在擔憂什麼。”皇帝的心情比較輕鬆，隨意問道。

範閑斟酌半晌後說道：“膠州水師提督...是秦家子弟。”

皇帝正式出巡，不知道需要多大的儀仗，即便慶國皇帝向來以樸素著稱，可在防衛力量上，朝廷也下了很大的功夫。陸路上州軍在外，禁軍在內，外加一幹高手和洪公公那個老怪物，可稱鋼鐵堡壘。

而在水路之上，膠州水師地幾艘戰艦也領旨而至，負責看防海上來地危險。範閑說這句話的時候，眼睛正微眯盯著海麵，盯著那些膠州水師派來護駕地船隻。

皇帝麵色平靜，似乎沒有將範閑的提醒放在心上，說道：“朕終有一日會為山穀之事，替你討個公道，然秦老將軍乃國之砥石，勿相疑。你既已調了黑騎過來，百裏內的突擊便不需擔心，何必終日不安做喪家犬狀。”

範閑這才想到陛下另一個很久沒用地身份乃是領軍的名將，一笑領命，不再多言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